

## 惱人的星期三

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三都是個極端可怕的日子，對孤兒院裡年紀最大的潔魯莎·艾伯特來說尤其倒霉。這一天，地板要光潔照人，椅子一塵不染，床鋪不能有半點皺摺，還要把九十七個活蹦蹦亂跳的小孤兒刷洗一遍，梳理整齊，給他們穿上漿好的花格布衣服，並提醒他們注意禮貌，尤其是回答理事先生的問題時。

這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日子，不過總算和以往一



樣挨過去了。潔魯莎從廚房裡逃了出來，上樓集合十一個四至七歲的小鬼，幫他們整理好揉得皺巴巴的衣服，擦乾他們的鼻涕，然後帶著這些小鬼到餐廳去。

孩子們幸福地在那裡度過半小時，喝牛奶，吃麵包，再加上梅子布丁。潔魯莎疲憊地跌坐於窗戶旁的椅子，把脹得發疼的太陽穴靠在冰涼的玻璃上。她從上午五點就不停忙著，聽從每個人的吩咐，被神經質的院長李培太太催得暈頭轉向。她的目光掠過孤兒院高高的鐵欄杆，外面一片結凍的廣闊草地，望到遠處那起伏的山巒，山上散落著村舍，光禿禿的樹叢中露出了房舍的尖頂。

理事們和巡視委員會的成員照例巡查孤兒院，讀了報告書，喝了茶，

現在，他們正急著回到家中溫暖的火爐旁。潔魯莎好奇地望著那成隊的馬車和小汽車開出孤兒院大門，她想像自己隨著一輛又一輛車，來到山坡上的一幢幢大房子裡。她幻想自己穿著皮大衣，戴著有羽毛裝飾的絲絨帽子，在車座上漫不經心地對車夫說：「回家。」

潔魯莎喜歡幻想，李培太太告訴她，她這樣幻想下去，遲早會出問題。但是，不管她的想像力有多麼豐富，都無法帶她進入她想去的那些房子裡，只能停留在門廊。潔魯莎從未到過任何人家中，她完全無法想像那些沒有孤兒打擾的人們，過著什麼樣的日子。

走廊傳來湯米的歌聲：

潔魯莎·艾伯特，

辦公室找。

依我看，妳還是，

快點為妙！

聲音越來越近，越來越響，潔魯莎不得不

離開窗口，再次面對人生的煩惱。

她打斷湯米的詠唱，問：「誰找我？」

湯米仍唱著：

李培太太在辦公室裡，

我想她快氣瘋了，



阿門！

潔魯莎皺著眉頭，下樓時試著回想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。在最後一階時，她看到最後一位理事站在門口，正欲離去；刺眼的車前燈把他的影子投射到大廳的牆上，長長的手跟腳看起來很古怪，就像人們俗稱的大蜘蛛「長腿叔叔」。

潔魯莎被逗笑了，她帶著一張笑臉走進辦公室，意外地發現李培太太也顯得相當和藹可親。李培太太示意她坐下，望著窗外遠去的車子問道：「妳有沒有注意到剛才離開的先生？他是我們最富有的理事之一，捐了很多錢給孤兒院。他關照過孤兒院幾個男孩，送他們上大學；目前為止，他只資助男孩。不管女孩有多出色，他都沒有留意過，他不喜歡女孩。」

潔魯莎稍微瞪大了眼睛，聽李培太太繼續說著：「今天的例會上，有人提起了你的前途。你知道，一般孩子們到了十六歲，就得離開孤兒院，但妳例外。妳十四歲讀完孤兒院的課程，除了操性之外，成績斐然。然而孤兒院已經不能再負擔讓妳到村中中學的求學費用了。」

李培太太全然不提在這兩年裡，潔魯莎為了自己的食宿賣力工作，總得先做完孤兒院的事情，才能唸書。

「因此，會上討論了你的表現，各方面都談到了。當然，一般情況下，幫妳安排工作就夠了。但妳有些科目成績很不錯，英語甚至可以說非常出色。有位同時身為校務委員會的普立查德小姐，在會上誇讚妳，還朗讀了一篇作文〈惱人的星期三〉。」



了。

這下子，潔魯莎知道自己哪裡出差錯了。

「我認為妳取笑養育妳的孤兒院，非常忘恩負義。幸運的是，剛才離開的那位先生富有幽默感，讀了那篇無禮的文章後，他決定送妳去攻讀大學，培養妳成為作家。」

「成為作家？」潔魯莎頭皮一陣發麻。

「這是他的願望。他給妳一筆津貼，安排得也很周到。普立查德小姐慷慨答應幫妳添置衣裝。妳的學費和食宿費由那位先生直

接支付給校方；在校四年期間，每個月妳還會收到三十五元的零用錢，而妳每個月必須寫信給他，敘述妳的學習情況與日常生活。

信件將由秘書轉交。他不會回信，也不會特別去注意妳的信；如果有要事急需他答覆，可以寫信給他的秘書。我希望妳在信上永遠保持謙恭，表現良好的教養；妳要記得，你的信是寫給格利爾之家的一位理事。」

潔魯莎的眼睛轉向房門，她興奮得有些暈頭轉向，巴不得盡快逃離這番瑣碎的叮嚀與囑咐。她試著起身退了一步，但被李培太太制止，她才剛說到興頭上呢。不過潔魯莎用縫褲子的理由匆匆告退，留下李培太太呆望著門口。